

一天下班回家,突然发现客厅墙上贴了张杂志大小的纸,仔细一瞧是《家庭操守评分》,罗列有全家人的姓名、日期及扣加分原因等项目。看字迹便知,这是女儿搞的“名堂”,想来是在学校里受了什么启发才在家里为之。也好,她自己给自己“下套”规范行为操守,对她的成长大有裨益,我们正好省心,乐于支持。

晚上问她:“没有评分细则,你怎么个评分法?”女儿说:“这好办,根据每个人的行为好坏得分和扣分,行为越有益得分越高,行为越恶劣扣分越多。我会把握好,决不宽己严人。”

次日晚睡前,我特意看了当天的评分结果:我当众抽烟扣5分,不收拾烟缸扣2分,乱扔臭袜子扣5分,总得分负12分;她妈妈帮人收拾烟缸扣2分,为全家人洗衣服扣8分,做菜味道好吃加1分,总得分正11分;女儿自己一道作业题做不起扣5分,协助妈妈洗衣服加3分,第一次主动洗碗加8分,总得分正6分。

尽管我得的全是负分,还不得不承认,女儿不但观察仔细,评分也不失公平,让人无话可说。

第二天评分是这样的:我惹妻子生气扣5分,主动认错态度好加8分,包揽

万家灯火· 家庭操守你得几分

杨朝明



做饭洗碗加8分,总得分正11分;她妈妈吵架骂人扣5分,放下家务不管扣6分,辅导孩子功课加5分,总得分负6分;女儿自己见大人吵架哭鼻子扣2分,收拾饭桌加3分,清扫屋子加3分,总得分正4分。

一周小结:我总得分负3分,给予警告;她妈妈总得分正42分,给予表扬;女儿自己总得分正58分,给予奖励吃肯德基一次(费用由被警告者承担)。

看女儿有板有眼的评判,我问妻子感觉如何?妻子说,什么意思,你怕揭你的短?女儿评得有理有据的,我这一点也不比你评得差。

我正为自己在家里丑丑反省,打算重新树立个好形象,不想那天差出了回大“洋相”。那天在街头碰到同事老薛,他死活要去我家杀几盘象棋,走到楼下我才想起客厅墙上贴的《家庭操守评分》,顿觉不妥,忙慌称妻子在家补瞌睡多有不便,只好拉着老薛去了茶楼。

事后我跟女儿商量,毕竟《家庭操守评分》是我们家的内部事务,不便向外人曝光,建议移贴至她卧室的门背面。女儿想了想,爽快答应了。

女儿发明的《家庭操守评分》在我家

实行,不仅女儿自己发生的变化大,我们夫妻也从其中看清了各自不少的缺点,增加了交流,和谐了情感。当然,这其中最受益的是我,有那么多不经营的陋习被曝光出来,女儿面前不改不行了。

花季雨季

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,铁打的校园流水的青春。大学的日子就像一根烟,点着了,不知不觉就剩下短粗的一截。日子过得恍惚惚,像雾,心情也是灰灰的,日子灰头灰脸起来,校园上空好像滋生满了潮湿的空气,也许这就是毕业生综合症吧。每个人都呆呆地等待着什么,现实像是一个巨大的磨盘,把一切的梦想、热血、风花雪月都碾得粉碎,飘洒着满天淡淡迷惘的粉末。

临近毕业时我疯狂地喜欢上水木年华的歌,而我自己正一直苦苦暗恋着同班的一位女孩,人像痴了痴了一样。从看到她起就深深地吸引了,目光一直落在她的身上,一落就是三年多。女大学生都像装饰过的一朵朵花,而她长得并不美丽,但很可爱,就像郑钧在《灰姑娘》里唱着的灰姑娘。她羞涩文静,很少跟男同学交往,她总是静静地坐在课堂里学习写东西,她的诗歌经常在校《伊甸园》诗刊上发表,这是她唯一引起大家注意的地方。我也是那时开始疯狂地写诗,涂鸦成了我充满快乐的事情。后来,我当上校报文学社社长和校报编辑,我有意无意地发表她的诗歌,并经常向她约稿,她每次都准时交稿,交稿时脸像像半熟的雪梨,我的梦中就开始出现了红红的雪梨了。我对灰姑娘的“非分之想”连我的枕头都知道了。

日子来的来了,去的又去了。忧伤像潮水一样漫在我的心头,这种淡淡的相思像寄托于水木年华的清静浅唱,吉他于我无师自通并日渐成熟了,对灰姑娘的相思也随毕业临近逐渐升温。

那时候,电视剧《天龙八部》在校园里正演得如火如荼,校园里的男同学们都像慕容复一样“爱江山不爱美人”,校园爱情燃得越越越旺,往往也会最早变成灰灰了。但校园里的王老五们却学起慕容复的家仆包不同,别人不做的事情他去做,开始纷纷拉开了恋爱的序幕。

生活空间· 买菜

李绍光



室友云中鹤(他的语言和行动像极了《天龙八部》那个穷凶极恶的云中鹤)在春节火车上的一次艳遇后,就闪电般地“鱼雁传情”,后来干脆在两座城市之间日夜穿梭。云中鹤的恋爱战争打的甜蜜又辛苦,他的形态就是一个晴雨表,有时与水桶共舞,有时与墙壁亲密接触,他还给我们进行爱情扶贫教育:“如果你想让一个人上天堂,那么让他恋爱去;如果你想让一个人下地狱,那么也让他恋爱去。”

大学最后一个情人节假期而至,这个南方的城市冷得人人只剩下红通通鼻子,但西方罗曼蒂克的情调在这个城市却无孔不入,到处都可以嗅出恋爱的温馨气氛了。那晚我又重返顾地了灰姑娘。

沿着二沙岛珠江漫步,已是华灯初上了,我和灰姑娘站成了路灯下的浪漫,从里尔克到米兰昆德拉,昆德拉到布拉格,从《火柴天堂》到《重庆森林》到木子美,一路欢谈一路风景,那晚时间过得飞快,珠江岸也出奇地短,我知道大学真正的恋爱是以牵手开始的,有几次默契时我试探着去牵她的手,却有贼心没贼胆。

送她回宿舍已是很晚了,她冻得惹人怜惜,我真想拥她入怀,但却说:“回去了,外面太冷!”她点点头,我目送她慢慢地走向宿舍,突然她说话了:“木子!”

她面向我直站着,随即做了一连串的动作:双手点太阳穴,然后双臂交叉抱在胸前,最后又伸向我。然后她就跑了,简直是落荒而逃。

我呆住了!这不是中文系女孩表达“我爱你”的手势语吗?

每天经历着许多事情,大都如过眼云烟。然而,一次买菜令我长期思绪波澜,心灵时常震撼。

“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,你那弯弯的忧伤穿透我的胸膛。”正如这首《弯弯的月亮》,前年冬天买菜的那个傍晚至今刻骨铭心。寒风呼啸,天冷的刺骨,我下了班,急急忙忙往家赶,路上人烟稀少,昔日热闹的小贩也已不见。突然,一辆卖菜的小车出现在面前,并与我擦肩而过。这时,一阵北风吹来,我似乎若有所思,不经意间转过头去,只见二位衣着朴素的母女俩在卖菜,又瘦又低的小女孩紧紧地依偎着妈妈。我走回到小摊旁,看到一个不长的木框里放着一点细白的豆芽。“要买菜吗?”,年轻的妈妈轻轻地问。说实话,家里生活方面的事我是不管不问的,平时别说买菜,就是吃完了煤气我也没想过,我在犹豫。“称多少?”“一块钱一斤,就这么多了。”年轻妈妈又问道。一起卖菜的小女孩拉着妈妈的衣角,两眼直巴巴地看着我。她的鼻涕直往下流,浑身都在颤抖。“孩子冷吗?”“她生病了。”年轻妈妈回答时,用衣袖拭了拭脸上的泪花。也许这时大多数孩子正坐在火炉旁看书,而小女孩却在陪妈妈卖菜。一个念头爬上我的脑际,不断袭来阵阵的酸楚。“全买啦!”我响亮地说道。当我付了菜钱后,顺便多放了5元钱,女孩母亲说啥也不接那5元钱,我硬是放在菜框里。转身离开时,分明看见母亲脸上露出了快乐的笑容。夜幕迅速降临了,推着小车卖菜的母女俩渐渐淡出了我的视线。我边走边想,要不是我买了她们的菜,她们大概还在冬夜里等待,小女孩的菜还在寒风中守候,没有心思回家吧!想着走着,我心里感到欣慰和温暖。

心灵驿站

如能年轻十岁

钱永广

15岁时,我想,如能年轻十岁,虽然我还是个孩子,但我不会再那么爱哭无理不懂事,我不会缠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要那那,我不会再光背赤足,与小伙伴一道在河沟里淌水、捉蝌蚪,让妈妈担心受怕。我会很乖,听妈妈的话,好好地呆在家里,帮妈妈洗衣服做饭干家务。

25岁时,我想,如能年轻十岁,我正在上中学,我想我在学校里不再贪玩打架,惹是生非,不再用竹杆将别人家的玻璃敲碎,然后再让父母向别人家赔罪。我不会再对那些成绩好的同学不屑一顾,我会摒弃少年身上贪玩的劣性,经常想一想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”艰辛的父母,我不会再那么不珍惜学习的时光,我会倍加努力,患染刺

服,凭我的聪慧考个更好的大学,如果那样,父母脸上的皱纹会有多舒坦,我也会有多高兴。

35岁时,我想,如能年轻十岁,我刚走出象牙塔,关于爱情,我不再理会媒婆的好意,我会特立独行,然后碰到一个可遇不可求的佳人,好好谈一场恋爱,尝尝爱与被爱,失恋与热恋的滋味,然后知道什么是酸甜苦辣,什么是苦辣,体会一下真爱的味道。结婚时,我也不为了房子再向父母索取金钱,让父母为我锁紧眉头,再生白发。还没到岸,我突然瞥见远处,有一对新人正从一块突兀的石头上跳下来。我大喊:“有人跳了。”表弟正要阻止我,我却迅速脱了衣服,扑通一声跳下海。

浮云,与人谦让。闲暇之余,我不会再去喝那种无谓的酒,我不再想一醉方休,麻木人生,我会为今后的人生好好设计一下未来,包括认真读一些我喜欢的书,为自己好好充电,然后狂想,争取今生写出一部传世巨著。

而今,我站在了四十岁的门槛,感到了人生岁月的匆匆,禁不住内心惶恐,如能年轻十岁,此时我想,不用再年轻十岁,哪怕是年轻一岁,我也会对上苍感激涕零,如果可以的话,我会重新算一下这个刚刚逝去的年龄,万分珍惜每一月每一日,一年之中我要做很多的事,包括工作,包括写作,包括好好珍惜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。然而这只是如果,岁月不可回,来者犹可追,我之所以这样拷问自己,这样妄想如果,因为岁月流逝让我觉醒,还相信“人生始从四十起”,从四十岁我要开始认真的生活,做一个全新的自我,再校正一下人生,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,做到有所取舍,坚定信念,用心做事,用心生活,否则人生就会留下憾事。

域外风情

在马达加斯加遭遇尴尬

王国民

今年年初,表弟当上了一家大型旅行社的导游,正好逢放假,在表弟的鼓动下,我参加了去马达加斯加的旅行团。马达加斯加位于印度洋西南部,是世界第四大岛,充盈着浓郁的非洲风情和法式浪漫。

经过13小时的飞行,我们终于到达马达加斯加的首都安塔那利佛,刚下飞机,表弟特意向我们强调了当地很多和内地不一样的礼仪和禁忌,比如这里每周二和周四为禁忌日,当地人忌讳代表着死亡和灾祸的黑色。行车,走路,参

观时,应处处礼让让老者。我暗暗记在心中,以前多次旅行,就是因为不懂当地的风俗习惯,闹过不少笑话。

我们的马达加斯加的第一站是东北海岸的著名海岛度假胜地之一——圣玛丽岛。经过一个小时的航行,我们终于到达了有着“热带岛屿天堂”美誉的圣玛丽岛。还没到岸,我突然瞥见远处,有一对新人正从一块突兀的石头上跳下来。我大喊:“有人跳了。”表弟正要阻止我,我却迅速脱了衣服,扑通一声跳下海。

奋力向落水的地方游去。一个浪头打过来,我呛了两口水,但为了救人,也管不得那么多了。

凭着以前过硬的游泳本领,我很快就找到了落水的男女,一手夹一个,又喊岸上的表弟帮忙。等我湿淋淋地爬上岸,突然发现岸边聚集着很多人,录音机里播放着动人的旋律。大家都以奇怪的表情看着我。我感到疑惑了,我明明是救了人,为什么不感谢,大家反而把我当成疯子了呢。

表弟告诉我:“刚才播放的是《婚礼歌》。”我张大惊讶的嘴。表弟告诉我,这是马达加斯加的一种游泳婚礼,婚礼开始后,新郎新娘会在亲友的祝福下向深海游去,半个小时候才回到岸上,在亲友的簇拥下,回家举行婚宴。

不过,尽管我破坏了他们的好事,但出乎意料地还是被邀请去参加婚宴。婚宴结束后,表弟笑着问我:“以后遇到类似的事情,你还会救吗?”我脱口而出:“救!”



涛涛图

京城里大多数人很正常,所以上到朝廷,下到卖菜的,全都认定,袁崇焕有问题。

唯一不正常的,是崇祯。他没有骂袁崇焕,只是下令袁崇焕进城,他要亲自召见。

召见的地点是平台,一年前,袁崇焕在这里,得到了一切。现在,他将在这里,失去一切。

其实袁崇焕本人是有思想准备的,一年过去,寸土未复不说,还让皇太极打到了城下,实在有点说不过去,皇帝召见,大事不妙。

如果是叛徒,是不会去的,然而他不是叛徒,所以他去了。

跟他一起进去的,还有三个人,分别是总兵满桂、黑云龙、祖大寿。祖大寿是袁崇焕的心腹,而满桂跟袁崇焕有矛盾,黑云龙是他的部下。此前我曾一度纳闷,见袁崇焕,为什么要拉这三个人进去,后来才明白,其中大有奥妙。

袁崇焕的政治感觉相当好,预感今天要挨整,所以进去时脱掉了官服,穿着布衣,戴着黑帽子以示低调。

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却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。

崇祯没有发火,没有训斥,只是做了一个动作:

他解下了自己身上的大衣,披到了袁崇焕的身上。

袁崇焕目瞪口呆。

一年多啥也没干,敌人打到城下了,竟然还这么客气,实在太够意思了。

在以往众多的史料中,对崇祯同志都有个统一的评价:急躁。

然而这件事情充分证明,崇祯,是一个成熟、卓越的政治家。

一年前开会,要钱给钱,要粮给粮,看谁不顺眼就换谁(比如祖大寿),看谁不顺眼就换谁(比如满桂),无所谓,只要把活干好。

一年了,寸土未复,干掉了牵制后金的毛文龙,皇太极来了,也不玩命打,跟他在城边兜圈子,严重违反治安规定,擅自带兵进驻城下,还是那句话,你到底想干什么?

在这种情况下,只要是正常人,就要解决袁崇焕了。

崇祯不是正常人,他是皇帝,一个有着非凡忍耐力,和政治判断的皇帝。

以他的脾气,换在以往,早就把袁崇焕给杀了,现在情况紧急,必须装孙子。

所以自打袁崇焕进来,他一直都

很客气,除了脱衣服,就是说好话,你如何辛苦,如何忠心,我如何高兴等。

其实千言万语就一句话:你的工作干得很好不好,我很不高兴,但是现在不能收拾你。

到这个分上,还能如此克制,实在难得,如果要给崇祯同志的表现打分的话,应该是十分。

而袁崇焕同志之后的表现,应该是负分。

说的事情没有做到,做的事情不应该做,又让皇帝大人吃那么多苦头,却得到了这样的嘉奖,袁崇焕受宠若惊。

所谓受宠若惊,是受宠后自己吃惊,他接下来的举动,却让别人吃惊。

在感谢皇帝大人的恩典后,袁崇焕开始了一场上无数人匪夷所思许多年的演说:

他首先描述了敌情,按照他的说法,敌军异常强大,且倾尽全力,准备拿下北京,把皇帝陛下赶出去,连续的日子都定好了,很难抵挡。

这段话是彻头彻尾的胡说,且是故意的胡说,皇帝大人不懂业务,或许还会乱想,袁崇焕是专业人士,明知皇太极是穷的没办法,才来抢一把的,抢完了人家即回去了,竟然还要蒙领导,实在太不靠谱了。

但问题的关键在于,为什么?

袁崇焕的这一表现,被当时以及后来的许多人认定,他是跟皇太极勾结的叛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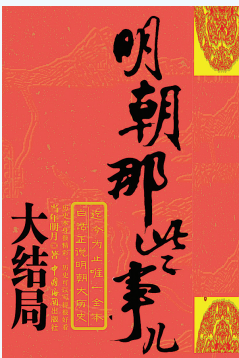
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,这是不太可能的,所谓勾结,总得有个理由,换句话说,有个价钱,但问题是,当年皇太极同志,可是很穷的。

要知道,皇太极之所以来抢,是因为家里没钱,没钱,怎么跟人勾结呢?

虽说此前也有李永芳、范文程之类的人前去投奔,但实际上,也都并非什么人,比如李永芳,只是个地区总兵,而且就这个总兵,努尔哈齐都送给了他一个孙女,一个驸马(额驸)头衔,还有无数金银财宝,才算把他套住。

范文程更不用说,大明混不下去,到后金混饭吃的,只是一个举人而已,皇太极都给个大学士,让他当主力参谋。

李永芳投降的时候,是地区副副兵,四品武官,努尔哈齐就搭进去一个孙女,按照这个标准,如果要买通明代最大地方官,总管辽东、天津、登州、莱州、朔州五个巡抚的袁崇焕,估计他就算把女儿、孙女全部打包送过去,估计也是白搭。



大结局

“好啊,”陆帆说,“又有好戏看了。”

陆帆坐在欧阳贵的车上,昏昏沉沉地朝石家庄进发了。与此同时,付国涛与薄小宁已经到了石家庄,于志德意外的开口,明确的数字与时间,都让付国涛惊讶,他怀疑薄小宁先露了底,但是事到如今,追究此事已经无益,他现在关心的是,为什么于志德要在初十之前拿到这样一大笔钱?

薄小宁对这个结果则洋洋得意,要不是自己抢先一步,哪里会有这个结果?于志德主动张口要钱,晶通的业务岂不是定了大半?他毫不理会付国涛阴沉的面孔,只要事实证明自己对了,合同拿到手,钱赚到家就可以了,老板的心情嘛,就让他自己慢慢调整吧。

两人刚到宾馆,张亚平已经等在那儿,并帮他们开好了房间。付国涛与薄小宁停好车,在张亚平的陪同下上了楼,三个人一进房间,付国涛就问张亚平:“老张,到底怎么回事?你在石家庄过的年,就没有一点消息?”

“能有什么消息?”张亚平说,“现在是春节期间,我上哪儿去问啊?再说了,年前和现在也就差了5天,5天又没有办公,能有什么变化?”

“于志德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么多钱?”付国涛百思不得其解,“是他晶通的位置出了问题,还是有什么意外?”

“他能有什么事?”张亚平嘻嘻一笑说,“要么是拿钱去打点,要么是为了张庆,那她可是花钱的祖宗,于志德这几年弄的钱全都是为了她。”

“于志德能受张庆管?”付国涛说,“我没看出来啊。”

“哎呀,付总,你也不想想,”薄小宁说,“他现在当了晶通的大官,这边还不哄着小情人?万一张庆把他的事情抖出去,他怎么混?”

“就是就是,”张亚平说,“我看也是这个原因。”

付国涛一言不发地盯住薄小宁,脸色越来越暗,薄小宁不敢吱声了,张亚平瞥其脸色,打了个哈哈说:“反正你们也来了,不着急,他不是定了时间吗?你们就慢慢等着。不过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们,欧阳贵和陆帆现在就在来的路上,你们可要做好准备。”

付国涛的脸色又是一变:“你说什么?他们也来了?”

“欧总,作为赛思的销售总监,我真的渴望能打下晶通,但是我真觉得这事有风险。非常抱歉,我不得不坚持我的想法。”

欧阳贵看着陆帆,陆帆也看着欧阳贵,两个人都觉得头痛起来。虽然欧阳贵的位置在陆帆之上,但是他知道陆帆的这一张赞成票,是非常重要的,陆帆也很清楚,只要他坚持反对,欧阳贵便不得不请何乘风来做决定。

欧阳贵叹了口气:“云海的意见呢?”

“他觉得有了具体的信息才好把握。”

“那么,我们听听何总的意见。”欧阳贵拨通了何乘风的手机。

“欧阳,弗兰克,你们讨论的结果是什么?”

“我们没有结果,”欧阳贵说,“一票赞成一票反对,现在要问你的意见。”

“云海的意思是什么?”

“他需要更多的信息。”

“云海的意思是什么?”

你们俩去石家庄,一方面和张亚平、省内的官员,还有一切相关人员联系,看看于志德为什么一下子开口要钱,这方面由欧阳贵出面;另一方面由弗兰克出面,尽量拉拢于志德,告诉他赛思一定给这笔钱,但是一定要拖过初十,他既然定了这个日子,他拖着不给,他一定会着急,只要着急,就会露出马脚。我们可以把钱准备好等着他,一直拖到最后,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”

欧阳贵与陆帆听着电话扩音机里何乘风的声音,都默默地在心中点头。何乘风又说:“我们还可以再等等SK的消息,估计于志德如果是为了用钱,会向两边都开口,我们可以向付国涛透个底,就说我们打算急着给钱,看看能不能和他联手稳到初十之后,如果付国涛不愿意,先给了于志德,我们就可以查于志德到底用钱干什么。总之表面上要快,要全盘答应,骨子里要慢,要尽量摸清情况,等有了更多信息的时候可以再做一次决断,你们认为呢?”

“就照你说的办,”欧阳贵说,“我和弗兰克兵分两路,同时去石家庄。”

陆帆手机响了,他打开来看,是车雅尼发来的短信:于向薄开口,250万美金。

陆帆没有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欧阳贵,而是转给了何乘风,不一会儿,何乘风给欧阳贵打了电话,欧阳贵放下电话后对陆帆说:“于志德果然也向SK开了口,数字相等。”



崔曼莉 著

“能有什么消息?”张亚平说,“现在是春节期间,我上哪儿去问啊?再说了,年前和现在也就差了5天,5天又没有办公,能有什么变化?”

“于志德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么多钱?”付国涛百思不得其解,“是他晶通的位置出了问题,还是有什么意外?”

“他能有什么事?”张亚平嘻嘻一笑说,“要么是拿钱去打点,要么是为了张庆,那她可是花钱的祖宗,于志德这几年弄的钱全都是为了她。”

“于志德能受张庆管?”付国涛说,“我没看出来啊。”

“哎呀,付总,你也不想想,”薄小宁说,“他现在当了晶通的大官,这边还不哄着小情人?万一张庆把他的事情抖出去,他怎么混?”

“就是就是,”张亚平说,“我看也是这个原因。”

付国涛一言不发地盯住薄小宁,脸色越来越暗,薄小宁不敢吱声了,张亚平瞥其脸色,打了个哈哈说:“反正你们也来了,不着急,他不是定了时间吗?你们就慢慢等着。不过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们,欧阳贵和陆帆现在就在来的路上,你们可要做好准备。”

付国涛的脸色又是一变:“你说什么?他们也来了?”